

漫漫大漠第一秘史
悠悠生命千古浩叹



野人部落

张弛◎著

漫漫大漠第一秘史

悠悠生命千古浩叹

野人部落

张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人部落 / 张弛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10

ISBN 978-7-5057-2449-5

I. 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9918号

书名 野人部落
作者 张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78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49-5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这是一部非正史记载的稗官野史。说的是1949年国共决战时，有一支国民党的骑兵队伍，在甘肃玉门关突围后，进入新疆罗布泊大沙漠，迷失方向，陷入绝境后，自然形成一个野人部落——红鸟王国，并顽强坚持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1964年才被解放军发现并救出的传奇性事件。

这一事件过去已经四十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海峡那边传来“五百壮士之祭”的时候，才辗转被国人了解。但国人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道听途说和一鳞半爪，并不知其详；而知道详情的当事人也因岁月的流逝而多已湮灭无存。本书的作者正是根据各种蛛丝马迹，经多年考察访问，整理出了一份详尽、具体的研究资料。现以文学形式公布出来，或可为现代人的生活添分野趣。

目录

第一部分 羊副官的证词 /1

证词：一方是共产党大将彭德怀，一方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在我当时看来，纯属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兵家之争。“马家军”虽无枭首之虑，也早做好了举手投降的准备。马步芳之子马继援，身为宋美龄之“义子”、“青年将星”，兵变之时弃余部而去，将我们逼至无人之境……

第二部分 胡驼子外甥的讲述 /27

讲述：那些事情太复杂，离奇的无法相信，肮脏的难以出口……饥荒还是来了，绝望中众人议定集体自杀。狂风、暴雨、冰雹大作，天降蛤蟆、蝌蚪、青稞、小麦……在独眼龙的统帅之下，这群人竟然在沙漠中开始挖田种地、屯田种粮……荒漠上的好日子持续不多，一场数十男女的群体野合引出了人性之事，也促成了的连番奇事……

第三部分 车万义的交代材料 /98

材料：无名怪兽下落如何，白蛤蟆如何错把五年当五天，杳晃城为何再无踪影，青龙连、凤凰营为何解体，马黑马怎样死亡，花奴缘何自立为王，率残部重返枯木林……这无人的荒野，正常人事终究不能长久——勺娃子不谙男女之事，以致雪女人身染邪疾，由此引出了秦太太棺材中的蓝眼婴儿。……马黑马暴病身亡，又因童子尿起死回生，红鸟国又掀大浪，国王终自绝于马上。水火交逼，磨难未已，宗教、生活、男女之事，无一不让人惊得目瞪口呆。

第四部分 补遗 /234

补遗：马黑马死后，红鸟国涣散，一夏无雨，怪事连桩。老鼠横行，将其打死后果遂成一摊泥污——众人开始返祖，赌博，行无稽之事，活人进棺材自虐取乐……三天三夜的洪水之后，浩渺水波之上，尸体如零落草芥。红鸟国遭灭顶之灾，花奴为王，下令迁都，向最神秘之处——枯木林而去……


第一部分

羊副官的证词

[编者按：羊副官是那场事件中的一个过来人，本名羊介臣，甘肃河西人。笔者访到他的时候，是在新疆某生产建设兵团，当时年已古稀，孤身一个，在一座水库边打鱼为生。下面是对他的一段采访笔录。为行文方便，就按他本人的讲述口气往下叙述。]

……然而
同五军总指挥一师五团团长黄瑞云、副团长一师、丁德馨等、景明
部前部，彭西大和正和光火，火球武率羊副官一，”密委“我”，彭古从路
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西北大地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两军决战，一方是共产党彭，一方是国民党马，彭是彭大将军彭德怀，马是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双方各率数十万大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拼杀。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后世的史书自有说法，但在当时的我等看来，它却纯属一场改朝换代的兵家之争。我当时在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手下任少校副官，虽是军人，却是文职，平日里喜欢读点书，对当时的政治时局已有所认识，知道共产党肯定要坐天下了，国民党肯定要垮台了。当时与我怀有同感的军官还有不少，军中还曾流传一个谣言，说这次兰州战役，共产党军委特意派了徐向前来指挥，因徐向前当年是西路红军的总指挥，与马家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若到来，必将对马家军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后来得知徐向前没来，而是彭德怀率领王震、徐光达、杨得志三员大将，方才略略松心，觉得万不得已举手投降，也不至于枭首。这都是隐藏得很深的一种军人心理，可见士气已经何等低落。可是我的顶头上司马继援却不是这么想。他是马步芳的独生子，年少气盛，二十二岁就当了少将副军长。一九四八年陇东战役，曾打退共军贺龙部一个团，占领了合水





城，一时名扬天下，被《中央日报》誉为“青年将星”，还被总统夫人宋美龄纳为义子。眼下决战关头，又被上峰火线任命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兰州城防总指挥，更是气冲斗牛，不可一世，竟然高叫“撼山易，撼马家军难！……”

八月十六日，共军渡过挑河。八月二十一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向兰州城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不知是由于轻敌的缘故，还是长途奔袭的指挥失策，这一仗，解放军没有占到便宜，激战一日，牺牲了数千人马，失败而退……

这一胜利，更加冲昏了马继援的头脑，他越加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当天晚上就在金城关总指挥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功宴会，数百名军官受到嘉奖，每个士兵发大洋五块，坐镇青海老巢的总司令马步芳也从西宁发来贺电，以励再战！

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前的一束残阳。八月二十五日凌晨，解放军在休整三日后，发起了全面总攻。上千门大炮齐声轰鸣，千军万马杀声震天。上午十时，南部防线率先失守；刚过中午，东、西防线也全面崩溃，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城区。至此时刻，马继援才感到了灭顶之灾的恐怖，一边声嘶力竭地下令溃军死守城垣，一边又率领数名亲随弃城而逃……

但是，已经晚了，唯一的退路北部黄河桥头也已被一支解放军迂回部队占领，一声“轰隆”，一辆军车率先起火，火光映红桥头两端，汹涌的黄河水猛然暴涨三尺，浪拍桥柱，水火大迸溅。有一些士兵急眼了，竟发疯似的往黄河里跳；有一些骑兵更抱侥幸，企图坠着马尾巴渡河。一时间，数里宽的河面上，布满了蚁群般的人头马头。我的坐骑本来也想往黄河里跳，但蓦然之间又一声惊嘶，吓得不敢动了。我仓皇一顾，只见如沸如溢的黄河水面上，忽然冒出无数条红色大鱼，身子有缸那么粗，头有斗那么大，嘴巴一张，獠牙如锯，所到之处，落水者一片惨叫。我亲眼看见，一匹高昂的马头正泅渡中游，忽然一鱼窜过，马头顷间不知去向，马脖子里却喷出一道冲天黑血……

我惊得一头扑在马鞍上，几乎失去知觉。马继援目睹此情此景，也仰天发出了绝望的呼号：“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当儿，沿黄河上游，忽然传来一阵山摇地动般的呐喊，接着一队骑兵冲到眼前，当头一员悍将，面如锅铁，须如虬髯，腰挂一把军刀，手端一挺喇叭头机枪，对着马继援大吼一声：“军座，跟我来——”随之猛刺坐骑，冲入河桥大火。接着一阵机枪横扫，杀开一条血路，我们这才昏头昏脑地被簇拥着过了黄河……

“二”可天，射人古”：何又新，会一丁不嫌少”。申道鼠猫夫支大，杰德伏香卷何斯”：新爽”？相之兴野白禁匪

当日黄昏，我们逃到了一座孤山之上。检点人马，仅剩千余之众。马继援回头眺望兰州方向，不禁痛哭失声。那个临阵救驾的黑脸军官——这时我才看清，他原来是骑兵第一旅旅长马黑马，此人勇敢善战，是马氏父子十分钟爱的一员战将。他一边抬袖抹着脸上的血水汗水，一边安慰马继援说：“军座，不要丧气！共军立足未稳，我军还在进行巷战。咱们速招河西援军，来一个反攻，定能收复失地！”马继援则抹泪说：“反攻的事情先不说了，暂退凉州城吧，看情况再翻越祁连山，在青海跟共军决一死战！”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连夜直奔凉州城。

但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日暮时分，我们赶到凉州城下的时候，守城官兵竟不给我们开门。马黑马大怒，单骑拍门，嗷嗷直叫，说副长官在军中，敢不开门？城上士兵竟反声问道，是哪个鸡巴副长官？真正的副长官现在城内！我们这才知道，西北长官公署的另一个副长官刘仁，已在兰州城破之前率先逃到了这里。按着平常的情况，马继援在军中的威名远胜过刘仁，但此时此刻，一切都变了。就连马黑马也恍然悟出了某个道理，不再吼叫，强忍住气，劝请马继援亲自出面喊话。马继援则心怀戒心，不肯出面，沉吟一阵，叫我扮他的模样，前去喊话。我倒吸一口冷气，这是叫我去做替身啊！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乘夜色的掩护，前去照猫画虎地喊叫一通。对方大概当真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回话，说刘长官请马长官暂住城外，因为天太晚了，队伍进城恐扰百姓。等天亮了，刘长官将亲自出城迎接云云。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在城外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下来。马黑马咬牙切齿地说，待天明入了城，非把他刘仁一伙杀个鸡犬不留！

这一夜，马继援的精神气色大变了模样，如果说先前溃逃时还存有一种东山再起的希望，而此时此刻就万念俱灰了。深陷的眼眶凹成了两个黑洞，口唇上渗出了斑斑黑血。我不禁对他升起一丝怜悯。应当说，他是一个人物，在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全面崩溃的时候，他犹能做到勉力一战，从另一个政治阵营的角度来说，实在已属难能可贵。可惜历史从不留恋过时了的英雄，随着江河日下的王朝气数，他化成了秋风中的一片落叶。

入夜之后，疲惫至极的士兵们都呼呼入睡了，而我和他却依然相伴着一盏马灯，苦思冥想着眼前身后。忽然，他把我拉到门外，望着星汉灿烂的夜空，指着天河渡口上一颗若明若暗的蓝色小星，说道：“介臣，你看那是





不是我？”我仰脸观望了一阵说：“军座不必远虑，杀气很快就会消散。”过了一会，他又问：“古人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否已到楚亡汉兴之时？”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就不吭声了，回身入屋，叫我把公文袋倒出来，他挑了几页纸片，折成小角揣入贴身衣袋，其他的叫我烧了。而后又把他的警卫营长孙龙也叫过来，掏出一把金条，分别塞给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父亲不能为傅作义，我亦不能为张学良，此非我执迷不悟，实乃有千般苦衷也！今夜之后，吉凶难卜，你们好自为之，我则不成功便成仁！……言吃，不禁泫然泪下。我和孙龙亦情难自己，跟着泣不成声。哭罢之后，他又叫我们去跟马黑马旅长一块休息，他独自一人盖一件军大衣躺在土炕上，叫门口的卫兵吹灭了灯。

马黑马已经头枕马鞍扯起了鼾，声若闷雷。士兵们全都露天宿着，战马也按临战状态分散卧开。那已是秋后的季节了，阵阵寒气，摧人心凉。直觉告诉我，今夜要小心，于是我没敢真睡，只是伏在马腹下，微合上双眼。

大约到了后半夜，我终于忍不住困倦入了梦乡。正悠悠忽忽，忽然四下里枪声大作，炸了营。我慌忙跳起，去叫马继援。可是扑入屋内，却已经空无人影，就连他的卫兵也不知去向。我情知不妙，慌忙跳上马，随乱军向外突围。我们初以为是共军追来了，及至交手，才明白是刘仁发动了兵变。我的肩上挨了一刀，马黑马也中了枪伤。我们不敢恋战，拼死冲出重围，借着夜幕的掩护，落荒而逃……

三

天亮了，我们眼前又出现一片茫茫黄沙。检点一下人马，又折去一半。这时候，马黑马才发现军座不见了。我讲当时的情况，他大发雷霆，骂我失职。又问警卫营长孙龙，孙龙也是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马夫李老军说，他半夜里起来撒尿，好像见军座和一个卫兵，牵着马出了村，可能是拉屎去了。马黑马立刻怒斥：“胡吡！拉屎用得着牵马？分明是你狗眼冒了花！”那李老军便赶忙连声诺诺，说可能是他狗眼里冒了花，再不敢吭声。愣了一阵，孙龙营长又推测说，军座可能已落入刘仁之手。马黑马一听，就想立刻掉转马头，再去救驾。我慌忙拦住说，万万使不得，不说以卵击石的兵力对比，就是军座真的落入敌手，也不可动刀兴兵，那样反会把他逼上凶路。马黑马顿时又扯着马缰，在地上打起转转。正犹豫

不决，身后又传来一片杀喊之声。还没弄清真相，士兵们已经自动跑开。到这份上，马黑马也没辙了，只好继续打马狂奔……

黄沙越来越重，马蹄越来越吃力。我们已不知不觉闯入一片大沙漠。（但这大沙漠还不是新疆的罗布泊大沙漠，而是甘肃北部的腾格里大沙漠，两块沙漠相距还有千里之遥。）身后追兵越追越近，回头一望，黑压压一片如同蚂蚁。马黑马急了，回头就是两枪，士兵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身就一阵乱枪。但奇怪的是，追兵却不开枪，一阵旋风卷来，我们听到了一片杂乱的呼喊：“别开枪——别开枪——咱们是自家人……”这一情况又把我们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马黑马急令士兵勒住马嚼，在一溜沙丘后埋伏下来，等看究竟。

一会儿追兵赶到，在距阵前百步之地停下来。一个胖胖的军官单骑来到我们跟前，想不到竟是马继援当日的一个手下亲信，现在刘仁军中领着一团人马，名叫白敬忠，因其长得肥胖矮小，人称“蛤蟆团长”。他说刘仁已与地方绅士做好密谋，准备开城迎接共军；共军也已渡河紧追，到达乌鞠岭下。他不忍背叛党国，在兵变中又发动兵变，率一批兄弟前来投奔马继援军长。我们非常高兴，像大冷天喝了一碗烧酒。马黑马拍着他的肩膀连声夸奖，说他是一条忠义好汉！然而，当他得知马继援已不在军中的时候，脸色又忽然变了，显出十分惊讶和后悔的模样。接着我们反问他，军座是否被刘仁拿下，他说没有，刘仁还正为放跑了马继援而大发脾气呢。听了这一情况，马黑马又说，这是好事！军座既然没被拿住，就说明已经逃脱了，只是跟我们跑散了方向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他。接着又对白蛤蟆团长说，你既然已经加入了我们伙子，就不要后悔了，咱们同是党国义士，死活一起走吧！白蛤蟆团长听了这话，久久无语，忽然莫名其妙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小小的玉石佛像，念起经来。我们看着他这模样，只觉好笑，但又笑不出声来。计议一阵，我们判断出：马继援可能已经趁乱进了南部祁连山，因我们当初的出逃路线就是，经河西走廊南越祁连山，到青海后再跟共军决战。现在的情况是，刘仁的部队已控制了整个走廊平原，按计南下已不可能，继续北窜也无出路，唯一办法是，踏着沙漠继续西进，绕过甘州到酒泉之后，再相继南下，因那里人烟稀少，连着青海柴达木，行军相对阻碍少些。主意拿定，我们把部队做了个小小的整编，白蛤蟆团长带来了约一个半营，加上我们的残存，共约八百多人，号称三军。以马黑马为首，白蛤蟆为副，我和孙龙营长为辅佐，开始了一场千里远征……





……我五哥……四只，下游……
 唉！历史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不可捉摸。我原是一个贫寒的书生，抗战爆发那年，投笔从戎，上兰州参加了救亡军队。原指望为国为民尽点忠孝，同时也为个人挣点光宗耀祖的事业。但哪里想到，十年沧桑，辗转流离，如今却沦落成了一个亡命漠海的流寇之徒，我内心的伤痛是何等深重！但没有办法，历史决定了我不可能选择另一条出路，只好就这样将错就错地走下去……

腾格里沙漠，浩茫无边，赤日如火。开头几天，我们还能见着一些蒿蓬、酸刺、泉眼之类。但渐渐地情况就变了，草木越来越少，泉泽几乎绝迹，有人就不断地栽下马来。起初我们还挖个坑，将尸体掩埋，但到后来，就顾不得了，只把空鞍子马牵上走。有的人掉下马时脚套了镫，旁边的人只隔鞍抽刀替他割断镫绳，连马也不下。还有的人死在马上几天了，一直像睡着，直到苍蝇在腐尸上围成团，才被人发现。我的刀伤也化了脓，蛆牙子从胳膊滚到手背，只能抓一把热沙子敷一敷。队伍已经不成阵形，零零星星拉成一条几里路的长蛇阵，几乎每天都有渴死病死的人。一天晌午，队伍中间忽然传来几声枪响，我急忙踢马奔到跟前，只见一圈人围着一圈人，有七八个伤兵躺在地上，一个姓卜的年轻连长，坐在马鞍上，一枪一枪地向他们射击。我大吃一惊，连声喝问，这是干什么？到这种时候，还要自相残杀？那个年轻的卜连长却斜瞟我一眼说：“羊副官，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这几个兄弟已经无救，我是应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速死，以减少痛苦，怎么叫做自相残杀？”说着，又朝那几个人，“砰！”“砰！”连放数枪，只见一个个脑浆迸溅，血流满地，死于非命。我惊骇地扭过头去，不忍多看……

队伍继续前行，情况愈加恶化。大约在第十天上，我们在甘州地界进入了另一块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这里的地貌更加严酷，莫说水泽，连一根草苗子也见不着了，只剩下一色的火红沙漠。我们陷入了极端的干渴。偶尔有一匹战马撒尿，成群的士兵便成了接尿的乞丐。一路马蹄，一路尸骨，不知死了多少无助的生命。
 一天中午，我也迷迷糊糊昏了过去。已经分明地体验到了那种“刹那、刹那”的死亡快感，据说那正是灵魂脱壳前的预兆。但就在我行将就木的时刻，忽然有人在我的后脑上猛击了一掌。我惊悚地睁开眼，却见是那个马夫李老军。此人年纪已近花甲，光光头下吊着一把山羊胡子，

面目慈祥而又有点狡黠。他见我醒来，诡秘地一笑，递给我一根泡杆芨芨。我非常惶惑，那么多青壮年士兵都死去了，他怎么居然还活着？而且在这种时候，他给我一根泡杆芨芨是什么意思？他见我不解，又做个鬼脸，从褡裢里又抽出一根芨芨，伏下身子拨开马鬃，鼓腮一吹，对着一根粗大的血管，猛地扎了下去，接着张口衔住芨芨的另一端，大口大口地吮吸起来。这时候我才明白，他原来是在喝他战马的血呀！我不禁一阵眩晕，扑在马鞍上，眼泪夺眶而下……


这一方法很快传遍全军，所有官兵竞相效法。一股股滚烫的战马热血，流进了一个个干涸的心田……战马啊，从本质上说，它不过是一匹畜生，落在共军胯下，它是共军的坐骑；落在国军胯下，它是国军的坐骑。它并不知道人间是非，它只是按着它的动物属性为主人尽着忠诚。但令它的主人汗颜的是，在枪林弹雨的血火中已经把它役使够了，现在还要喝它的最后一丝余血，实在令人伤感不已。

随后几天，情况略有好转，战马的热血使我们又鼓起了一线生存的希望。大约在第十五天上，我们终于望见一片浩大的水泽，人和马俱发了疯的饿兽，连滚带爬扑到水边，就是一阵没命的狂吹……

快心快意的沉醉，终于把我们从死亡的路上拉了回来。专门在水泽边直直躺了有三个钟头，才渐渐被一阵奇怪的哞声惊醒。顺声音望去，只见水泽那边一片绿草地上，忽然出现了黑压压一大群骆驼，其数不在三五百匹。我们初以为见着了人烟，非常高兴。但紧接着，那驼群中居然有人持枪高喊：“站住——哪一部分的——？不许往前走——！”我们又是一个大惊失色，其他人尚未省过神来，白蛤蟆团长已失声叫道：“糟了！糟了！我们闯到骆驼团的窝里了！……”接着一阵惊慌的解说，我们才完全明白，原来这骆驼团是河西驻军中一支特殊的兵种，一般的骑兵都是战马，但这支骑兵却是清一色的战驼，在沙漠地带作战最为有利。它原是肃州衙门的一支地方武装，后被国军收编，成为一个独立团划归于刘仁部下。现驻酒泉锁阳滩，不但有战驼千峰，还养着一个运输驼场，势力很壮。如果它已经接着刘仁的堵截命令，我们可真是飞蛾投火了！怎么办？怎么办？全体官兵大眼望小眼，失了所措……

马黑马，真不愧是一个从血火里杀出来的天煞星，他沉吟良久，突然鹊眼一翻，面朝队伍，大吼一声：“举起左手，咬住食指——”我们下意识地举起左手，咬住食指：“一、二、三——”“咯嘣嘣……”一阵骨节断裂之声，几乎所有官兵的左手食指都被咬断了。一股剧烈的刺疼把我们的





全部杀性激发了出来。接着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呐喊，提着血手，高举马刀，向着骆驼团冲杀而去……

五

骆驼团猝不及防，似乎没有料到我们这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会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有许多士兵还没来得及跨上驼背，就被我们冲了个四分五散。一场马驼大战，只杀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虽然沙漠里驼兵比马兵更善征战，但我们毕竟是哀兵，激战约半小时，敌已溃败。我们追了一阵，追不上，就停了下来。只有那个年轻的卜连长，好像发现了什么特殊目标，率一小队人马穷追不舍……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我们捕获了数百峰骆驼，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更妙的是还找到了一个造酒的酒坊。我们好一顿吃、好一顿喝。马黑马喝得两眼发了红，不住地呵呵作笑。那个白蛤蟆团长得此拯救，激动得喜泪难禁，再次从怀里摸出那个小小的玉佛，双手捧着，连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狂欢一阵，又听见一阵车马响，那年轻的卜连长追击回来，在门外大声叫喊：“弟兄们，快来看呀，好东西！”我们出门一看，竟是一辆用炮车改装的驼车，一个轿篷似的大车厢里，装着十几个女人和娃娃，原来是骆驼团的一些军官家属。那些女人大多很年轻，有的朴实如村姑，有的妖艳如美姬。其中有个身着红旗袍的女子，分外妖娆，其他的女子都已吓得魂不附体，唯她却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还面带媚笑向我们挤眉弄眼。我们立刻就骨酥肉麻，丢了魂魄。在那种时刻、那种环境，连生死都不顾的我们，猛然地见着女人，简直就像到了生命的最后告别时刻。马黑马首先咯咯地发出一串淫笑，连声夸奖卜连长“立了头功！”孙龙营长则早已按捺不住，趁着酒兴，立刻扑过去拉住一个女人……以下的事情就不细说了……

一阵昏天黑地的云雨过后，我们这群刚刚跳出陷阱的困兽，却又猛然跌入了另一个无底深渊——从俘虏口中得知：在凉州事变的第三天，马继援就带着一个卫兵，化装成商人逃到了青海（这与我们当初的判断大致相符。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组织青海决战，解放军已于九月五日攻占西宁，马氏父子双双乘飞机逃往台湾，青海军团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刘仁部下彭铭鼎又率领包括骆驼团在内的万余名甘军在酒泉通电起义，甘肃全境宣告解放……“咣——”这一消息犹如一声重锤，粉碎了我们全部的梦想。多少次枪林弹雨的冲杀、多少次死里逃生的危难，到

此时此刻全成了一文不值的徒劳。马黑马当即钢刀失手，后退几步，靠在墙上变成了一尊泥塑。白蛤蟆团长则如一团肉泥瘫坐在地上，两眼珠翻了白。我和孙龙等其他人员，也都目瞪口呆闭了气……

天地命运，就是那么的千曲百折！倘若这时候解放军追兵闻声杀到，我们一定会束手就擒而不做任何反抗，因此也就会免了日后那十几年的非人生活。可惜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当我们杀退骆驼团后，茫茫戈壁竟是一片死样的沉寂，除了偶尔几声驼号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连风也不刮。仿佛天意在暗示我们，叫我们自己选择出路。

可是灵魂迷乱的人们，哪能自己走出迷途。沉默好久，马黑马又摇摇晃晃直起了身子，他习惯地抖着手中的军刀，两眼里放出一道逼人的寒光，咬牙切齿地说：“马步芳、马继援，都不是好东西！关键时刻，甩了你们，你们只有自己找命了！……现在，南下青海已没意思……在甘肃立脚，也已不可能……（倘若我们不打刚才这一仗，说不定还可与共军商量投降；可是现在消灭了人家刚刚起义的一团人马，怎么能说得过去？）没法子了，眼下只剩一条路：出口外，走新疆，那里有我们的骑兵第五军，说不定可以找个安身之地……”言讫，不禁两行热泪夺眶而下……跟着，白蛤蟆团长也放声大哭起来。他是实在太冤枉了，假若在凉州城下没有错误地跟我们来，也许现在已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的一员；可现在邀功未成，反落了个鸡飞蛋打，他的悲慨可以说比任何人都伤心彻骨。只有士兵们没有哭，他们从当兵吃粮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是炮灰的命运。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匹白马和一匹黑马的关系；胜利和失败也只是走运和倒霉的差别；任何的政治意念，都会在一碗酒、一碗肉中连毛入口。他们面对着长官们的如丧考妣，只是木木地僵立着，听天由命……太阳落山了，沉重的夜幕徐徐降临。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骆驼团并没被全歼，卷土重来的危险还威胁着我们。哭者终于收住了泪，呆者也缓缓噓出了气，无可奈何的现实统一了西去新疆的意志。我们将缴获的帐篷、水袋和粮草物资装上驼背，将带不走的武器弹药和营房一把火烧了，最后又将一百多名俘虏和驮工杂役收编为一个连队，一起带上走。临开拔的时候，马黑马又下令，将那些原本已经决定释放的军官家属也全部带上走。我当时想说点什么，但又没有说出口来。那些女人们闻此噩耗如五雷击顶，一下子跪倒在车下，哭求饶了她们。声声悲号，如箭钻心。可是那个红旗袍女子却与众不同，冷艳无惧色，竟笑着对她的落难姊妹们喊道：“上车吧、上车吧，嚎个啥，娘们天生就是叫狗日的，这一次说不定还碰个老虎呢！”说着，先自钻进车厢。另外的女人们急了，扯住她的腿，连声哭叫：





“花奴！花奴！（似是她的名字或是绰号）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声若裂帛，撕人心肺。有几个小丫头和小娃娃，也一阵哭爹喊妈，哭作一团。但无济于事，卜连长等一伙士兵，死拉活扯，硬将她们一一推上车去。车门一关，军号响起。凄厉的号声划过西天余晖，一群塞外游魂又踏上了不知其期的新疆远征……

六

漆黑的夜，微露三两点淡淡的星光。马蹄的声音踢哒踢哒，驼蹄的声音刷啦刷啦，吱吱呀呀的木车轮子碾过戈壁，就像送葬的灵车驶向坟墓。队伍默默无声，犹如一条半死的长蛇在缓缓蠕动。

蓦地，队伍里传来一阵嘶哑的歌声：“……！丁命……”
 马步芳呀，日他娘，
 吃呢么喝呢要打仗？
 抓了兵呀，心如狼，
 丢下犁耙背钢枪……

歌声如泣如诉，充满怨愤。我渐渐听出，是那个李老军的嗓音。队伍一片肃然，没有人应和，也没有人制止。

第二天晌午，我们到了嘉峪关，关门紧闭，阴云笼罩。万里长城从嘉峪关下横贯南北，切断了关里关外。几座古垒，寒鸦哇哇；极目西望，大荒接天。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此时想起，心如刀绞，我们再也抑制不住背井离乡的彻骨辛酸，一时三军齐哭，哀声倒地，战马悲鸣，响彻行云。关楼上有几个守关的卫兵，诧异地望着我们，没有阻拦；我们也没有招惹他们，从一道长城缺口处走了过去。

第三天黄昏，我们渡过了疏勒河，在玉门关附近进入了新疆。至此，我们完全脱离了甘肃地界，也基本摆脱了共军追击，心头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不敢走通常的官道，只寻没人烟的地方绕道西走。我们已没有明确的行军路线，只是朦胧地朝着西北方向的新疆省会迪化城昼夜兼程。

那个大约快到哈密地界的时候，戈壁前方忽然又出现一片滚滚黄尘，一支兵马迎面向我们飞奔而来，我们大吃一惊，急忙勒住马缰。那支兵马越奔越近，及至到了百步开外，我们还愣着发呆。倒是对方先自愕然了，勒马高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这才省过神

第一卷 羊肠古道

来仔细地把对方打量了一番：只见三五百条人马，情形和我们差不多，一样的狼狈不堪。虽然认不出番号，但可以肯定不是共军。奇怪的是，他们的队伍中居然也夹杂着一群年轻妇女，衣服五颜六色，容颜也憔悴不堪，但鼻儿眼儿却长得十分秀丽，跟一般的民妇大不相同，令人纳闷。马黑马注望了一阵，低语一声：“镇静！”接着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迟迟不回答，有几个头目在马背上交换了下眼色，派一个独眼龙汉子走过来，这边我也磕磕马镫迎过去，相互一问，才知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们正是从迪化城逃出来的一伙新疆溃军。原来，继甘肃酒泉起义之后，九月二十五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也宣告起义；紧接着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发表了起义通电；原属马家军嫡系的骑兵第五军，也在这场大起义中，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军长马呈祥率一部分亲随出逃印度，其余官兵在副军长韩有文的率领下也投降了共军。至此，天山南北万里大地，统统插上了共产党的旗帜。这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可我们还蒙在鼓里！而他们这支人马又是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旧部，因参与过捕杀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的活动，恐日后共军清算旧账，故拒绝投诚，反杀出来，准备沿弱水北逃蒙古，不期与我们半途相遇。真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当下我们强忍住又一次的失望，与对方首领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商讨共同的出路。

对方的人马比我们少，但对方的头儿是个师长，官比马黑马大。他们主张，要我们跟他们走，说包、陶通电一下，等于绝了我们的新疆之路，继续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北走蒙古，蒙古高原水草丰茂，足可养马，万不得已还可另作他图……他们这个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白蛤蟆团长和孙龙营长当即动心，拿眼直望马黑马，孙龙营长还不无迫切地说了句：“马旅长，机不可失……”但马黑马却瞪他一眼，未予理睬，对对方说：“你们的意见确实不错，但还不是上策。你们显然低估了共军的力量，既然你们能在蒙古高原养马，共军就不能到蒙古高原去捉马？要知道，越能活人的地方，越是藏不住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跟我们走吧，深入新疆是不成了，但我们可以改弦易辙——折头向西南——走西藏！西藏虽然也不是万全之地，但据我看，共军至少在三五年内还进不了西藏……”他的话音一落，对方就哄笑起来，连声反驳说：“走西藏，简直是做梦！看来你们对新疆和西藏的地理还太不了解。虽然新疆和西藏接壤，但要从我们现在立脚的这个地方去西藏，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呐！莫说那一座座雪山冰川，单就眼下这块大戈壁，你们就根本无法通过，还说什么三年五载！……”马黑马却依然镇静自若，